蜀山劍俠傳/2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四回　絕海渡鯨波 喜得冰紈傳祕奧　求丹行鐵甬 巧穿石壁赴璇宮

下一回▶

申、阮二人送走二女，又往魔宮掃蕩邪氛，將全宮行法毀滅，成爲平地，方始往尋李洪，說起數日之內往返小南極的經過。原來金蟬、石生、甄艮、甄兌、易鼎、易震等六人奉命下山時，金蟬因七矮中爲首的阮徵戴罪在外，尚未返回師門，特意把小神僧阿童拉來補缺，湊成七矮之數。自從南疆大戰紅髮老祖，又隨易靜、癩姑、李英瓊同往陷空島求取萬年續斷和靈玉膏，爲秦寒萼、李文衍、向芳淑三女同門醫那化血神刀之傷。到手以後，與岳雯新收未入門的弟子靈奇，一行十一人飛回中土，到了西川境內，各自分手。易靜等三人自往幻波池，去除妖屍玉娘子崔盈。金蟬等八人自往姑婆嶺，給秦、李、向三女送藥。到時三女正被羣邪圍困，幸八人趕來，誅邪解危，得免於難。並因此交了兩個道友：一是土木島主商梧、商栗的門人卜天童，一是麻冠道人司太虛惟一得意門人干神蛛。二人因追妖婦趙金珍，誤入秦嶺石仙王昔年石宮地府故居，毀了不少仙景，將石仙王派來守洞的一個怪人，連所庇護的妖魂一齊誅殺。幸而南海雙童甄氏弟兄，將石仙王之孫石完收到七矮門下，免去雙方嫌怨，未生枝節。跟着帶了靈奇、石完，往峨眉拜見師祖，正值閉關期中，未得進謁。偶往解脫坡探訪天狐寶相夫人，巧遇黎人云翼之妹雲九姑。並受寶相夫人之託，分途趕往貴州婁山關九盤嶺左道妖人癩僧盤踞的巢穴以內，殺死兩個妖徒，救出雲翼和癩僧所禁制的九姑真形，癩僧也受傷逃去。

當地本名金石谷少清仙府，原是道家西南十四洞天，景物本極靈秀。又經癩僧多年佈置

興建，到處瑤草琪花，繽紛滿目，修竹流泉，交相掩映，越覺水木清華，洞壑幽奇，仙景無邊，觀賞不盡。七矮先因所奉仙示偈語隱微難測，屢次推詳，好像自己所闢建的洞府，似在雲貴野人山南疆一帶，又似另有一所遠出天外的極好去處。可是經年尋訪，飛遍宇內名山，未有遇合。一見當地風景如此美妙，地名又與金、石二人暗合，以爲仙示已經應驗，甚是高興，正想作那久居之計。不料癩僧雖因小妖徒韋蛟在鬥法前巧遇石生，改邪歸正，拜在七矮門下，拜師以前見癩僧危急，捨命求救，得保元神，連身遁走。但是癩僧雖係左道旁門，法力甚高，自知大劫將臨，難於避免，爲此想下兩樣主意：準備強迫雲九姑嫁他，將末幾頁道書得到手中，一同修煉，仗以免難，做一地仙，固是心願；否則，便在期前兩年，設法兵解。事前原有成算，不料將七矮引來，未容將計就計，身受衆人圍攻，又被阿童佛光罩住，如非韋蛟捨命相救，勢必形神皆滅。雖得逃走，心仍未死，不多幾日，連往故居侵擾，均爲七矮所敗。第二次並被擒住，也是韋蛟向衆跪求放卻。第三次又往，事前七矮發現他昔年惡跡，同時看出他想借阿童神木劍兵解的用意。因癩僧這次做得太狠，將石生新用仙法佈置的一處美景毀壞，全都激怒，欲使形神俱滅，由當地起，直追到雲南滇池香蘭渚旁小瀛洲上空。癩僧眼看危急萬分，幸蒙前輩散仙寧一子出頭，代爲說情，纔得如願兵解。本來無事，偏巧赤身寨兩妖徒也在此時路遇，一個爲石完所殺，一個逃時口發狂言。七矮師徒殺完癩僧，別了寧一子，便跟蹤追趕。到了赤身寨，與爲首妖人列霸多、長臂神魔鄭元規師徒多人苦鬥了七日夜。末了，向芳淑約同淩雲鳳，帶了沙佘、米佘二徒和新得的兩件至寶趕來，雙方合力將全寨妖孽誅殺殆盡。甄氏弟兄和米佘卻爲七煞烏靈毒刀所傷，甄兌斷去一隻左手，米佘斷腿，受傷更重。

金蟬知道雲鳳還未找着洞府，便請她暫帶沙、米兩小，前往金石洞調養待救，並助韋蛟留守。自己率衆去往北海陷空島，再向陷空老祖求取靈藥。說完，雲鳳師徒先走。甄氏弟兄雖然受傷，仗有靈丹禦毒止痛，照樣飛行。干神蛛也要隨去，金蟬等已早看出他爲人心性，雙方成了至友，自然願意。因都憐愛沙、米兩小人，略爲商談，匆匆起身。以爲陷空島乃舊遊之地，上次取藥，主人相待頗好，這次前往必能如願。衆人年輕好友，同居一處，不捨離開，上來便把遁光連在一起，把臂同飛，一路說笑甚歡，並未細想。靈奇雖知主人上次曾有「此後不令入境」之言，但是孺慕情殷，想見乃父靈威叟。又知這幾位師叔都好說話，就有不合，不至怪責，何況此舉由於思親，見未阻止，便隨了去。走到路上，想起島主法令甚嚴，向不許人違背，父親又在他的門下，如何明知故犯？有心告知衆人，中途退回，無如海天遼隔，路逾十萬，父子二人難得相見，島主不許自己登門，好容易遇到這等機會，又覺不捨，一路思潮起伏，進退兩難。

衆人飛行神速，不消一日，已飛入北極冰洋邊界。祇見下面寒流澎湃，悲風怒號，萬里

鯨波，全在凍雲冷霧籠罩之中，一片沉冥，望不到底。一座座的冰山，順着海浪飄來，上載千百年的積雪，遠近羅列，互相激撞。或是浮着浮着，忽然自行中斷崩裂，海波當時激起好些水柱，高涌數十百丈。此外冰岸冰山受了震盪，衝撞越多，轟隆巨響，遠近應和，匯爲一片繁音巨籟。時見鮫、鯨等百十丈長的大魚，在海面上出沒遊行，吹浪如山，噓氣成雲。玄冥界天限嚴關已將在望，靈奇念切思親，心中愁急，不禁現於顏色。衆人橫海飛行，極目萬里，正覺波瀾壯闊，奇景難窮。金、石二人因見靈奇從起身便未開口隨衆說笑，先當他爲人恭謹，未怎在意。這時見他滿面愁容，忽然想起。金蟬首問：「你是怕島主不許你入境麼？」靈奇也想到事態兇險，不應如此冒失，聞言躬身答道：「弟子本想隨同諸位師叔神僧，往見家父一面，但知師祖法嚴，不敢妄入。意欲過了玄冥界，便即落下，去往昔日烏神叟所居神峰故徑之外守候。求師叔與家父一口信，請抽空趕出，使弟子得見家父，感恩不盡。」金蟬還未及答，石生素孝，上次聽說陷空老祖不許靈奇父子相見，便抱不平，首先接口道：「島主此舉本來不近人情，如照他那島規，便幹道友和石完也未必許他進去。島上奇景實在舉世所無，另有它的妙處。北極磁光也因此島正對南極子午線，能見全景。先前不請幹道友同來，說在前頭，也還罷了。如今十萬裏外橫海飛來，好容易有此機緣，如何望門卻步？情理上也對不起朋友，島主此舉更是不近人情。依我之見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我們還是一同進去，到了島宮對岸，把那防守海岸的精怪喚出，令其代爲通報。就說幹道友和石完二人是仰望他的威名和島宮海底奇景，特意前來拜望。靈奇乃我們的師侄，因爲隨同行道，他道淺力薄，初入師門，尊長全都不熟，目前各派妖邪正乘師長閉關之際，到處尋仇，強敵甚多，未便令其孤身在外；又想念他父，意欲一見，請其開恩，收回前命，許隨我們入宮拜見。肯了固好，不肯，至多不許進去，想也不至翻臉爲仇。你看好麼？」

金蟬笑道：「你倒說得輕鬆。此老有名剛愎，性情古怪，不通情理。上次行時，原說連玄冥界也不許靈奇踏進一步，休說玉殿晶庭，便島宮海岸也不能到，按說此事絕對不行。但我來時已經想過，一則此老將來有求於我；二則上次來時，原說我們如將他的叛徒鄭元規殺死，便不消犯那戰門靈癸殿、丹井等奇險，去往丹室，盜取靈藥。這次鄭元規恰被我們殺死，形神皆滅，替他出了一口惡氣。而鄭元規被殺，又因靈奇知他底細，從旁提醒，我們纔得成功，未被妖魂逃遁。幹道友也是出力最多的人。此行實是有詞可借。你們不必發愁，到時我自有話說。既帶他來，焉有中途退縮之理？島主如若見怪，我便說他禁制神妙，道法高深，我們非有靈奇領路，無法深入寶山，故此帶了同來。有甚麼責罰，我自承當，此老雖不講理，想必不至對我下那毒手。可惜溫玉、冰蠶均在峨眉，此時無法往取，否則他還更高興，當我們嘉客登門呢。」衆人俱覺言之有理。祇靈奇深知主人性情，心中不無疑慮，但想這等說辭，對方當不至於十分翻臉成仇，至多把自己

辱罵一頓。祇要見到父親，再因此一來，把話說開，使其收回前言，他年父子相見，豈非萬幸？於是便未再說。

衆人以爲輕車熟路，一過玄冥界天限，便可按照上次所行之路，仍由靈奇引導入內。哪知上次衆人取藥走後，陷空老祖防範更嚴，不特神峰下面出口的晶壁行法封閉，連靈奇昔年發現的那條震源通路也被隔斷，無法尋找。衆人先並不知真相，又因主人法力高強，所居霜華宮設有法壇，按照一元五宮，略一轉動，兩三千里外人物往來，纖微悉睹。爲求慎祕，索性連玄冥界神峰天險都不去犯它，徑由上次鬥白熊的冰洋海岸，順地底穿行入內，等到島宮對岸繡瓊源，再出其不意，突然飛出，通名求見。及至找到海獺土穴，飛將出來，仍用前法，一同前進，纔祇三數百里，忽見地底震脈甚多，道路分歧，時遇阻礙，與上次迥不相同，心已生疑。先還仗着靈奇地理熟悉，南海雙童師徒與干神蛛均擅穿山行地之術，易氏弟兄更有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任何堅厚的冰雪石土皆不能阻。祇當又經過了一次地震，把上次通路填沒。等到再走二百餘里，不是道路毫無，便是曲徑彎環，形如螺旋。最後一次，竟繞回到了原處，幾乎連方向也難分別。因未見甚麼法力阻隔，仍不在意。互相商量，料知通路已經堵塞，決計由南海雙童師徒三人辨明方向，照準往陷空島那一面，用地行法當先開路，衆人跟在後面直穿過去。

這一來，居然又穿行了五七百里，比起剛纔初入地時還快得多。哪知正走之間，當頭三人猛覺前面有一股奇冷之氣撲上身來，因未見有別的異狀，仍舊施展法力，向前衝去。本來衆人非要喫點小虧不可，尚幸靈奇機智細心。先見舊路堵塞，因在島上居住多年，天時地理最是熟悉，知道當地冰山雖常有崩塌，地形容易變異，因有神峰火口常年狂噴火焰，宣泄地氣，地震數十百年難遇一次，怎會如此？又見沿途曲徑彎環，平列地底，高低卻差不多，也與地震裂縫不同。尤其是一處處形如螺旋，上下都有。知道主人法力甚高，有時敵人已經深入腹地，還看不出，有時祇使來人知難而退，還不妨事。否則，到了最後一關，所有埋伏一齊觸動，越發難辨，不可收拾，來人能保得全身逃去，便是大幸。早就生疑，有了戒心，一直用心提防。這時緊跟在甄艮之後，一覺對面有冷氣撲來，便知不妙。再如前進，萬一所伏寒雷冷焰突然爆發，縱令衆人法力高強，驟出不意，事前未用法寶防身抵禦，這等寒毒之氣撞上，受傷也是不輕。萬一對方再用毒計，將衆人倒翻在北極地竅之內，更是凶多吉少，難於藏身。趕忙上前喚住。偏巧石完童心好勝，初入師門，不明禮讓，仗着身秉靈石精氣而生，穿山透石，如魚游水，竟與乃師搶先飛駛。甄氏弟兄知他一味天真，此舉實是賣弄他的天賦本能與家傳獨門神通，志在討好自己，想得誇獎，並非不敬。心想：「看他天生特長，在地底能走多快？」便由他去。這時恰被搶在前面，約有兩三丈遠。同時前面埋伏也被觸動，祇還不曾爆發。石完覺着師

父地行法還沒有他快，正在賣弄精神，加急前馳，猛瞥見迎面一片寒碧光華突然飛涌，衝上身來，不由激靈靈打了一個寒戰。隨聽後面靈奇急呼：「師弟、師叔，快快止步請回！」同時阿童同了金、石、易諸人正走之間，心靈上忽起警兆，不由戒備。跟着身上一冷，目光到處，石完已將碧光引發。又聽靈奇大聲疾呼，料知不妙，把手一指，一片佛光金霞電也似急飛將出去，擋向前面。石完也聞聲飛退回來。靈奇見埋伏已被觸動，不及細說，忙喊：「諸位師叔神僧快退，如往地底穿下最好。」衆人見他神色驚惶，料有緣故。石完首先應聲開路，往地底深處穿去，衆人跟蹤而下。阿童發出佛光，干神蛛發出大片灰色的光網，護住上面，斷後同行。衆人應變極速，剛剛下落丈許，那寒碧光華隨着佛光一撤，已和電一般快，由頭上入口潮涌而過，後面更夾着許多銀電般亮的鋮芒，耳間爆音轟轟，宛如密雷。如非佛光蓋住穴口，定被跟蹤追來。等衆人下降了數十丈，上面方始過完。隱聞雷聲猛烈，朝前面來路響去，一晃響出多遠，不時聽到幾聲極沉悶的巨震，地底好似波浪起伏一般，不住晃盪。

靈奇請衆人暫停，連說：「好險！」衆人問他何故如此驚慌？靈奇道：「此是島主冷焰寒雷，乃萬年前寒毒之氣所積精英凝鍊而成，厲害無比。雖有小神僧與諸位師叔的至寶奇珍護體，不致受它大害。但一不留神，佛光法寶不及施爲，那寒毒之氣比上次諸位師叔在戰鬥靈癸殿所遇陰毒得多。尤其那寒雷已經爆發，威力至大，對面撞上，哪怕一座鋼山也成粉碎，抗力越大，它也越兇。最厲害的是見縫就鑽，無孔不入。等它通過升出地面，遇到熱氣自行爆散，萬里冰原生物稀少，還好一些。如在地底遇到阻礙，接連爆發，生生不已，那一帶千百里方圓，數十百丈深厚的地面，定被整個揭去，震裂成一個大洞。從此當地冰堅勝鐵，終年籠罩着數十百丈高的一團冷霧，變成奇寒之地，任何生物不能走近一步。至少經過數十年，纔能逐漸減退。端的厲害已極。方纔幸是下降，如由來路退回，除非飛行比它更快，一直退出千餘里入口之外，如被追上，固是難當。我們再如不願遠退，中途停留，或是回身抵禦，想要破它，小神僧和諸位師叔也許無妨，弟子和石完必定經受不住，不死必傷了。」石完在旁笑道：「你說得那麼厲害，我不過打一個寒噤，並未覺得怎樣。」靈奇說時，本朝石完臉上注視，面現驚奇之容。聞言又走過去，拉着手細看了一看道：「我明白了。先見你觸動埋伏，人未僵倒，心還奇怪。這時想起你的天賦本能，水火寒暑所不能傷，難怪平安無事。但是你剛遇冷焰，便即退回，又被佛光擋了一擋，冷焰被阻在禁圈以內，寒雷不能爆發，你纔未與相撞，不知它的威力。否則，那雷一個接一個連珠爆發，越來越多，你便是大羅神仙也禁不住，祇怕比我還要喫虧呢。」石完意似不服。衆中還是甄氏弟兄見聞較多，早已看出厲害，同說：「靈奇之言不差，實是厲害。我們雖有佛光至寶防身，那一震之威，就不受傷，恐也難支。」石完最信服師父，又和靈奇至好，想起他從未以年幼無知輕視自己，話到口邊，

欲言又止。

衆人都信二甄，便問靈奇：「照此厲害，禁制周密，如何可以過去？」靈奇道：「此時過去卻並不難。因爲最厲害的冷焰寒雷剛剛發過，適聽雷聲已在千里左近，揭地而出，向空爆散。此寶雖極猛烈，設伏並非容易，不是當時便可施爲。我們有佛光寶光防身，更精地行之法，此最厲害的一關已經過去，底下縱有禁制，均可抵禦，不致傷人。不過事情仍須隱祕。好在寒雷威力極大，又追出老遠方始爆發。此地在玄冥界外，爲霜華宮法壇觀察不到，島主必料來人就不震死，也必重傷逃走。這裏已深入地底三百餘丈，再下數百丈，便入海底平面之下七十餘丈，霜華宮一樣查看不出。可是我們已將臨近地肺，所過之處，其熱如焚，有的地方還有地火沸漿和金、鐵、石、煤等熔汁。如非小神僧的佛光與諸位師叔那幾件至寶奇珍可以防身，不畏地水火風之險，照樣也過不去。此舉決出島主意料之外。莫如將計就計，不由上面寒雷故道，徑由地底通行。等他驚覺，我們已到達繡瓊源，深入腹地了。」

衆人同聲稱善。商定之後，仍由甄氏師徒開路，降往地層深處，往陷空島繡瓊源飛去。衆人爲想考驗各人功力，初下時，祇駕遁光，緊隨甄、石三人身後飛行，未用佛光法寶防身。先是地層土色隨同下降之勢，變異氣味，窒息難聞。便把七竅閉住，以本身真氣運行全身，不再呼吸，還不妨事。降至五六百丈以後，泥上漸軟，地氣越熱，便與尋常天熱不同，另具一種況味，彷彿人在一座蒸籠之內，難受已極。等到降近地肺，改作平面飛行，不特熱氣加重，而且果如靈奇所說，不是一片沸漿熔液阻路，便是遇到凝結數十里方圓大團暗綠色的地火，人行其中，宛如由火海熔爐之內通過。更有陰風刺骨，黑水毒煙橫亘前路，到處皆是，此去彼來，一任法力多高，也難禁受。還未進到最深之處，易氏弟兄首先忍耐不住，便將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取出，藏身其內，向衆招手。石生看出干神蛛胸前蜘蛛影子突然出現，好似不耐神氣。干神蛛因金、石二人未退，還在隨衆強支。石生知他好勝，一面頭上放出一片金霞，一面趕過來拉他，一同進入梭舟以內。前行的甄氏弟兄雖精地行之術，因先受七煞毒刀之傷，甄兌更斷去一手，如非石完奮勇當先，地水火風全不能侵，也幾乎難於如意通行。金蟬看出衆人多半不耐，又見易氏弟兄放出神梭，忙喝止道：「此寶通行地底，響聲太大，難免不被對方驚覺，如何能用？易師弟還不快些收起！」隨說手往胸前一按，身佩靈嶠三仙所贈玉虎立即離身飛出，晃眼暴漲，長約三丈。金蟬手朝衆人一招，各縱遁光，隨同附在玉虎身上。易氏弟兄忙將神梭收去。石生把手一指，那金霞再飛向玉虎之上。阿童也忙將佛光放出，護住前面甄、石三人，一同向前飛馳。這纔未受侵害阻難。祇見佛光護住一道墨綠色的光華與兩道白光，金碧交輝，虹驚電舞，當先開路。後面一片山形金光，籠罩着一個銀光閃閃的玉虎，

涌起十丈祥霞，無窮靈雨，繽紛五色，電旋星飛，朝前直射，穿行於火海黑波、陰風毒煙之中。所過之處，衝蕩起千重火衖，百丈玄雲，毒煙滾滾，陰風怒號，頓成從未有之奇觀。衆人多半天真，童心未退，紛紛喊起好來。這一來，飛行越發加快。

靈奇默計途程，已離地頭不遠，忽然想起一事。忙請甄、石三人把勢子放緩，說道：「今天事情太怪。那寒雷冷焰，島主視爲防禦外敵的至寶，從未見他輕用。這次竟將它暗藏在玄冥界地底埋伏之內，數量又那麼多，好似早知有人要來生事，意欲一舉致人死命。諸位師叔素無仇恨，又有師門淵源，說甚麼也不會特地下此毒手。如說爲了弟子，島主與家父師徒情分甚厚，知道家父祇此一子，又最憐愛，就算痛恨弟子，也必看在家父面上，至多加上一點責罰，何須小題大做？此事實出情理之外。他當初不許再來入境，而弟子今日便遇此事。也許島主有甚仇敵，應在今日到來，故此設下這類極厲害的埋伏，欲使來人形神俱滅，永絕後患。偏被我們趕在那人前面，無心引發。而來人也在此時隨後趕到，見機遁走，或是受傷逃去，也未可知。如弟子所料不差，以島主爲人性情，定必忿激，到時還須留他點神纔好。」衆人聞言，頗覺有理。因想到了地頭，再突然上昇，以免中途遇阻，對方仗着天時地利，特有的禁制法寶，閉關相拒，不令人入境，平白徒勞。不過這等走法，途程、方向計算稍差，容易錯過。正由靈奇一路查看土色形勢，緩緩往前行去，走了一會兒，忽見前面地層土色如雪，甚是乾淨，地、水、火、風已不再見。知道陷空島繡瓊源方圓三千里內天生靈境，近年地層深處也與別處不同，照情勢，轉眼必要到達。各自留神，暗中戒備，以便一舉直上。

果然前進百餘里，靈奇由土石中看出，已到了繡瓊源地層下面。因靈奇當地情形雖熟，這等走法尚是初次，惟恐有失。又往前走了一段，尋到陷空島最深的海眼附近，由干神蛛行法，聽出海聲，再由靈奇算計好了遠近和上昇之處。然後聚在一起，冷不防一同破上，直上數百丈深的地層。在甄、石師徒三人開路之下，不消半盞茶時，便已升出地面。金蟬一看，上面正是繡瓊源舊遊之地。料知島主已經驚覺，事機瞬息，恐有延誤，意欲搶先發話。無暇賞玩當地仙景，一出土便向海岸趕去，躬身說道：「弟子齊金蟬、石生、甄艮、甄兌、易鼎、易震，同了白眉老禪師弟子阿童、司道長門人干神蛛，師侄靈奇、石完，一行十人。自從上次拜謁老祖，蒙賜靈藥，迴轉中途，因在滇池追一妖人，看出那是赤身寨爲首妖孽列霸多門下妖徒，想起叛師賣友的惡徒鄭元規，意欲就便除去，爲老祖效勞，清理門戶。不料邪法厲害，弟子等與他師徒苦鬥七日夜，雖然得勝，將赤身寨妖孽師徒全數除去，但是師弟甄艮、甄兌一時疏忽，爲七煞毒刀所傷，斷去一手。師侄米佘更將兩腿斬斷，現在金石谷養傷待救。爲此二次又來拜謁島宮仙府，求取靈藥。望祈老祖看在家父師面上，並念事由誅殺鄭元規而起，加恩垂憐，再賜靈藥，俾將斷處

接續還原，感恩不盡。」說完，不見動靜。暗忖：「上次易靜等三人剛到海岸，還未開口，便有夜叉水怪相繼出現，這次怎說了一大篇話，無人答應？形勢似較上次和緩，也許有望。」方在尋思，忽見一道寒光自如銀電，由陷空島隔着海面飛來，晃眼落下，現出兩個道童，項圍雲肩，身穿形若冰紈的短衣短褲，四肢半裸，面白如玉，相貌俊美，年若十三四歲。石生在後面，認得這是上次所遇島主再傳徒孫寒光、玄玉二童。知他們和自己頗爲投契，心中大喜，連忙趕近前去。衆人也隨後趕到。玄玉正向金、石二人舉手爲禮，一眼瞥見靈奇在內，星眸微微一瞪，揚手便是一蓬銀絲，似暴雨一般朝靈奇當頭撒下。靈奇似知不妙，縱起遁光想逃，已是無及，喫那蓬銀絲連人帶劍光一齊網住。玄玉跟着把手一指，便網了靈奇，朝陷空島上飛去，晃眼投入島中心盆地之內不見，勢急如電，神速無比。

衆人因二童上次一見如故，談得甚是投機，這次見面又以客禮相待，萬不料會有此舉。因變出非常，誰也不及攔阻，竟喫在人叢中把靈奇擒去。七矮雖然驚急不快，因對方祇向靈奇一人下手，事後仍以笑顏相對，不現一絲敵意，料知靈奇爲違背上次島主行時所誡，二童奉命行事，祇想向其責問，尚未發作。石、干二人不知底細，尤其石完性如烈火，生來心急手快，又和靈奇同門至好，首先情急，也未留意衆人舉動，口中大喝：「白娃娃，你敢傷我師兄？」話還未了，揚手一道墨綠光，早朝玄玉頭上飛去。玄玉把手一指，先前那道銀光重又飛起，將綠光敵住，同時張口一股銀光，朝石完迎面噴來。見石完閃躲不及，祇打了一個冷戰，仍站地上未動，不禁驚奇。那旁干神蛛又是一個愛友護羣的心性，數十百條縱橫交織，形如蛛網的灰白色光影也脫手而起，飛向前去。玄玉也是自恃太甚，未及閃避，竟被網住。寒光見狀，又急又怒，正待施爲，金、石二人知道話還未說，屆時不宜動手結怨，何況二童奉命行事，也難怪他，忙喝：「幹道友，快請停手，此與二位道友無干。石完不可無禮。」干神蛛雖然性急，人卻機警，見七矮一個未動，知道冒失，醜臉一紅，也未見動手，白影忽然不見。玄玉雖是千萬年寒魄精英煉成，也被白影勒得痛癢難禁。雙方寶光飛劍也各收回。

衆人俱料二童定必發怒，哪知二童若無其事。祇玄玉朝干神蛛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你這醜鬼，真沒道理，這事能怪我麼？靈奇之父是我師伯，如何肯無故傷他？你們闖了大禍，我二人好心好意，借題來此指點，不裝得像，如何能行？你跟那小黑鬼怎都不知好歹？」干神蛛已看出二童骨秀神清，渾身上下宛如冰玉搓成，這等根骨，從來未見。聽雙方口氣似有深交，平日愛交朋友，對方說話又那麼天真，並無怒意，連忙謝過。石完劍雖收回，仍然不服，口中咕嚕道：「不問是誰，要害我靈師兄，我和他拼命。」甄艮聞言喝止，不令開口，方始默然，面上仍有忿容。二童見他生得那麼矮胖奇醜，憨態可掬，又

聽出是七矮門下，便笑道：「我不想你二人竟有這兩件專長，我代你們又少擔一點心了。」

金、石二人等二童把話說完，方要詢問老祖是否允許入見？何故將靈奇擒去？猛聽遠遠一聲大震，好似崩山之聲。跟着便有一道奇亮無比銀光，在遙天空際閃了一下。二童面上立現驚異之容，同向衆人使一眼色，大聲喝道：「師祖有命，說靈奇不遵前誡，已應嚴懲，來時更不合引了外人觸犯禁制，引發寒雷冷焰，本意將其斬首。一則念在他新近已拜在峨眉門下，又是大方真人接引，姑看齊、乙二位真人情面，雖不要他的命，似此膽大妄爲，不加責罰，必當我陷空島可以隨意胡爲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情理難容。至於你們上次所得靈玉膏，原夠十人之用，尚有盈餘，儘可取用。就說妖刀陰毒，萬年續斷與靈玉膏祇能接骨還原，邪毒仍然暗伏體內，當時不痛，隱患無窮。欲用我師租祕煉的冷雲丹化盡邪毒，來此求討，事情又爲誅殺本島叛徒鄭元規而起，如若來時向玄冥界通誠叩關求見，或是選出兩人徑由上空飛來，一過玄冥界，師祖自會命人接待。偏要膽大妄爲，仗恃地行之術，由地層之下私越禁地，已屬無理欺人。姑念後輩年幼無知，不與計較。但想求討靈藥，卻無如此容易。那靈奇也不傷他。昔年三樣靈藥，現同放在霜華宮後地底地璇宮內。你們既然法力甚高，飛入禁地，目中無人，祇管前往盜取，連靈奇一同救走。否則，那地璇宮挨近地軸最深之處，相隔海底千四百四十九丈零六寸，更有許多埋伏，你們法寶佛光祇能防身，有時並此不能，祇可見機逃避，切勿自恃，以免取禍。話說在先，憑你們的運氣吧。」

二童口內說話，所着冰紈短衣前胸，接連現出好些字迹。大意說：島主有一強仇，定在今日由地底來犯，想要破壞丹井下面磁源真氣。島主知道此人不除，必有後患，爲此在玄冥界內佈下疑陣，暗藏本島至寶寒雷冷焰，引其入阱。不料因事疏忽，禦敵匆促，未算出衆人會先一步趕來，誤將寒雷引發。這時敵人正由衆人所開的地道趕來，一見神雷，趕忙遁走。並還將計就計，想將寒雷引去，炸燬神峰，激發地底太火，把方圓五千里的地面化爲火海，引起地震，毀損本島仙景。幸而島主深知敵人厲害，神峰早有防備，未爲所算。敵人幾乎弄巧成拙，祇得穿地而出。寒雷也隨同爆發，將一座冰山揭去，震成粉碎。島主也已查看明白，本意阻止衆人，不令入島。略一占算，改命二童，等衆人到了繡瓊源，先將靈奇擒去，再命衆人自往地璇宮盜丹救人。二童知那地璇宮鄰近地軸，與南極子午線遙遙斜對。全宮係島主多年心血，按照天星躔度建成，其中途徑迴環往復，密如蛛網。休說救人，到了裏面定必迷路，投入七星環死地，人到裏面，休想脫身。並且宮中佈置，宛如縮小的一個天體，到處均有禁制埋伏，神妙無窮，威力絕大。每月由初七日起始，多在裏面留上一天，便多受一種危害。再過七日之後，所經途徑宮室，不

是化成一段極長大的堅鋼，便是化成無量火焰熔汁，逐漸凝成其熱無比的膠質，將人埋藏在內。再要誤走日、月兩宮，一個是日輪壓頂，發出萬道金光，比烈火還熱千萬倍的熱力，將人化成一縷青煙消滅；一個是一團暗影壓向頭上，當時奇寒透體，毒火燒心，寒熱交作，同時似有幾千萬斤壓力，將人吸入暗影之中，氣閉身死。當地乃北極天樞與地軸中心奧區，本來具有地利天機、陰陽五行生剋妙用，並非全由法力使然，實在厲害已極，多高法力也難破解。二童因與七矮一見傾心，雖不知師祖用意，但知雙方師長均有淵源。惟恐衆人仗恃法寶，犯險送命，恰好奉命擒人，就便警告，令其留意。到了地璇宮中，如果迷路或是遇險，須記準五宮五行方位。不管沿途歧路多少，祇照右轉三丈六尺，左退兩丈一尺，照長圓形往前走去。如見黑色六角小亭，便是金宮頂上。由亭中地洞下去，便是藏丹困人之地。下去之後，全宮禁制必生變化，日月七星連同五行妙用齊發威力，便大羅神仙也難衝出重圍。二童也不深知底細，但知金宮正亭下面有一甬道，如能下去，尋着道路，可以脫險。屆時必被一塊極厚的玄晶封閉堵塞，前見衆人法寶神妙，尤其李英瓊那粒定珠似乎可以將它破去。偏生此女未來，見時正替衆人着急。不料石完有天生耐寒之性，連玄玉先前所噴寒精俱都不怕；干神蛛所發白影，不知是何法寶，竟能將自己網住。由此二人同行，足能下去。但是前聽師祖說起，下面便是地軸入口，也須留意。師祖現已回宮，不敢多言，也不便接待。相知以心，行再相見，請各保重。那字迹隨現隨隱，現完，話也說完。

金蟬想了一想，當先答道：「煩勞二位道友轉告島主，說我們來此，本以後輩之禮求見。請其念在代誅叛徒微勞，而殺鄭元規的正是靈奇，縱令犯過，似可將功折罪。初意島主舊規，不喜人由上空飛越，直抵島前求見，欲尋昔日地底故道，不料觸犯寒雷埋伏。更不知島主爲防禦外敵而設，因見威力驚人，不敢再由上面穿行。而受傷的人必須靈藥醫治，前賜靈藥雖然還有，所餘均在兩位女同門手中，現正奉命在幻波池誅殺妖屍，不便往尋。再者，三人所受邪毒，也非島主冷雲丹不解。故此冒昧同來。島主既然見怪，又將靈奇擒去，我等身屬後輩，不敢多言，自取愆尤，祇得遵命而行。但是陷空仙府，貝闕珠宮，上下方圓地廣數千百里，惟恐愚昧無知，干犯禁忌，尚望指點地璇宮所在之地，引往入口，以免妄自走入，得罪左右，負罪不起。」二童答道：「家師祖原命諸位如敢入宮盜丹救人，不特我二人應爲領路，並以諸位道友均是妙一真人門下高弟，此舉意在警誡，並非有甚惡念。知道貴派法寶神奇，宮中五行七星，除日宮最爲厲害，但是老遠便可驚覺，望即遠避，不致受害外，餘者多半也能防禦。祇是前途另有危機，遇時難免受制，特贈神雷三粒，以備緩急之需。另外還有神香七支，須用三昧真火方能點燃。此是千萬年前天龍毒涎，與千百種異香靈木合煉而成，任何海中精怪一聞此香，立生妙用。今贈七位道友人備一支，前途興許有用處，也未可知。」

金蟬原因師父尊長都說自己和石生仙福至厚，此後任意所爲，絕無兇險。又知主人性情剛愎，言出必踐，永不更改，已經激怒，出此難題，又將靈奇擒去，求告無益，徒自取辱。再見二童身上現字示警，更知事在必行，樂得大方應諾。料定前途兇險，不是易與，忽聽這等說法，心想：「主人既然有心爲難，如何又肯贈這兩樣法寶？行事矛盾，令人莫測。也許此行又和上次一樣，轉禍爲福。」心念一動，方纔盛氣便平和了許多。笑問：「此香有何妙用？」二童笑答：「師祖傳命如此，我們也不深知。道友請收此寶同行吧。」金、石二人接過一看，那神雷乃是三粒墨色晶珠，雖然透明，並無光澤，看去毫不起眼。拿在手裏，卻是沉重非常，那七支毒龍香幾長二尺，粗約寸許，看去彷彿六角形的尖頭烏木棒，其堅如鋼，又黑又亮。二童便叫七矮人佩一支，插在背後備用。金、石等六矮如言斜插背上。惟獨阿童料知前路凶危，自己有佛光護身，不怕遇險，心愛石完，憐他小小年紀，初次隨師出山，便遇到這等厲害關頭，惟恐途中有甚險難，多此一寶，便多一層防護，有意轉贈，堅辭不肯佩帶。玄玉笑道：「這小黑鬼，法寶功力不如你們，如說此行，他和那醜鬼卻是別有專長。休看你佛法高深，到時定力稍差，如無此香，便難保不喫虧呢。」寒光看了玄玉一眼，說道：「玄弟如何隨便說話？你知小神僧無此定力麼？」玄玉便不再說。阿童年幼好勝，聞言自然更不肯再要。金、石二人看出二童辭色可疑，知有隱情，力勸阿童不聽，祇得改與石完佩了。那三粒神雷應由一人應用，便由金蟬收去。

二童隨帶衆人凌波亂流而渡，往陷空島上飛去。由島中央萬年寒鐵所建仰盂形的鐵城中心，直降下去，深達三百多丈，方始到地。乃是大片水晶鋪成的一座廣場，大約十里方圓，其高八九十丈，用六根粗約十抱晶柱支住。除通向上面一段外，頂上也是水晶鋪成。精光燦爛，耀眼生輝，迥非舊遊之地。衆人因上次來時，靈威叟曾說迷宮疑陣，共有周天三百六十五個門戶，爲島宮第一難關，多高法力的人也難走完。稍爲疏忽，便被陷入乩壇之內，兩儀之火一齊夾攻，難於抵禦。因已移往他處，不曾見到。二童所說地璇宮，必是指此而言，誰知還有七星五行之險。邊走邊問二童道：「靈威道友可在宮中麼？」寒光答道：「大師伯現在隨侍師祖，不得出來接待。諸位道友可有甚話說麼？」金蟬道：「靈道友前說，這裏有一迷宮疑陣，共分三百六十五個門戶，可是地璇宮麼？」二童驚喜道：「正是此宮。他還說別的話沒有？」金蟬道：「並未說甚別的。見時煩爲致意。」二童好似失望，應諾未答。那廣場盡頭，遠看也是一片晶壁，及至走近一看，竟是極深厚的海水，因受仙法禁制，成了大片冰牆，望若晶壁。衆中除金、石二人一落地便早看出外，餘人雖也全是慧目法眼，先前竟然誤認。

二童先領衆人由南而北，將到盡頭，忽然轉身立定，說道：「此是地璇宮的上面，這片廣場乃此宮總圖。我弟兄與七位道友一見如故，承蒙折節下交，認作平生幸事，按理不應徇私。一則，雙方師長原有交情，島主此舉必有用意，不是想置來人於死地。二則，我弟兄實秉萬年寒冰精氣而生，雖是島主再傳弟子，平日期愛最爲優厚。曾允將來轉世，親自收爲門人，不與二代弟子並列。並說我二人靈根特異，天仙有望。祇因身負奇寒之氣，任何母體俱難投胎，不等降生，親母必死。祇有冰蠶、溫玉，還有毒龍丸、大還丹兩種靈藥，可以助我二人轉劫成道。曾囑遇到友人持有這類至寶靈丹，便可任意行事，縱犯本島規令，祇要不過分，也免責罰。先前便想略說幾句，總以平素畏懼，本島法嚴，膽小不敢妄言。此時見諸位行即入險，而此四寶又全在貴派門下，想起師祖前言，正可借題，略爲盡心。等我現出總圖，諸位道友道法高深，當能看出天星躔度與陰陽兩儀上下相生，七宮五行之妙。固然天樞、地軸玄機微奧，變化無窮，仍在諸位臨機應變，隨時警悟，不是一看即可全解，但到底不無小補，所望留意纔好。」

說罷，將手一指，立有一個形如羅盤的碧玉冒出地上，大約三尺。離盤寸許，懸着大小七根鐵針。二童手伸盤內，分朝第二、第四兩針微微一撥，針頭上立時射出一青一白兩股細纔如指的精芒，長約丈許，到了前面，互相激撞，一閃即滅。緊跟着，轟的一聲巨震，廣場上六根金柱齊射毫光，同時轉動，電也似旋將起來，約有盞茶光景，忽然隱去。再定睛一看，已換了一番景象。前面大片水晶地面已全不見，四外青氣渾茫，當中裹着一個略帶長圓不甚整齊的大球，正在徐徐轉動。看去好似實質，但是氣層中隱現着好些脈絡，密如蛛網，更有無量大小星光明滅閃動，小的幾如微塵，不是目力所能發現。橫面南、北兩端各有一道光線，繞向上面圓球之上。光並不強，好似一青一白兩股光氣互相接觸以後，合而爲一，顏色卻不相混。再由中心聚點，向兩旁各射出一片奇光，形態各殊，變幻不同。衆人自從峨眉開府以後，功力大進，知道此是宙極縮影。剛剛悟出一點地軸、天樞妙用，球上躔度還未看清，忽聽遠遠金鐘響動之聲。二童慌道：「師祖升座，我二人必須前往。下面便是地璇宮入口，請快走吧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說罷，圓球忽隱，廣場並不復原，當中現出一個井形大洞，黑沉沉看不見底。金、石二人運用慧目，定睛一看，底層暗影中似有一團亮光，停住不動，上下相隔約有三四百丈。阿童正放佛光朝下照看，大洞一現，二童面上更形驚慌，見阿童放出佛光，忙又回身急喊：「諸位請就此下去，不用法寶，還可免卻入門時好些阻力。」話未說完，便雙雙往上面來路飛去。阿童也將佛光收起。衆人略爲商量，料知二童善意相告，必有原因。但是深入重地，主人又是那麼難說話，不得不加小心，便戒備着往下飛落。沿途並無阻礙，祇覺氣太濃重，如行大霧之中，如換常人，必難呼吸，別的並無異狀。

晃眼到地一看，那發光所在，乃是一個六角形的洞門，作斜坡形，好似半個圓球平置地上，正面開着一個孔洞。來路天井已然不見，上空四外一片沉冥，霧氣濃密，其黑如漆。用盡慧目法眼，祇覺地方奇大，也看不到一點物事，也不見有宮殿影子。那光便自洞中發出，光並不強。細查洞內，也是一片茫茫，依稀祇辨出一點甬道影子。休說歸路已斷，其勢也無中途退出之理，祇得一同試探着，往裏緩緩飛入。進約數丈，光氣忽隱，偶然回顧來路，門也不見，後面也化成一條又彎又斜的極長甬道。金、石、甄、易六人前破紫雲宮，曾在神砂甬道中出入，料與相似。便無二童之誡，也不敢妄用法寶，引發它威力變化。便囑干神蛛、石完、阿童三人：「大家一起，不要走單，須聽招呼行事。」一面率衆前行，順甬道走去。衆人飛行神速，一晃飛出數百里。剛覺出甬道奇長，前面忽現出七條歧路，參差分列。金蟬等近年已通曉七宮五星兩儀運行之妙；先前二童泄機，又佔了不少便宜。知道此是七星環入口，內中金、日兩宮通路最爲厲害，必須避開，便即立定。方在仔細觀察，尋找土、木二宮入口，比較減少危害。忽見第七條歧徑上黃塵滾滾，互相磨蕩，發出一種極洪烈的巨聲。遙望門內，無量數的火星互相激撞爆發，密如雨雹，勢甚驚人。下餘六條歧徑仍是靜悄悄的。斷定此是土宮入口，看去雖然猛烈，比較下餘六宮威力要差得多。一行諸人，有好幾個通地行之術，就有險阻，也可用法寶闖過，不致被其困住。立率衆人縱起遁光，往裏飛進。覺着塵沙火星，越往前越密，威勢越大。仗着各人均有法寶防身，阿童更放佛光護住，衆人一同急進，居然通行無阻。方想七宮雖然通連，本身各有躔度，可通中樞要地，至二童所說的六角黑色小亭，取得靈藥，將靈奇救了出來。哪知飛不多遠，忽到盡頭，並無出路，壁堅如鋼，非金非石，無法再進。同時塵沙火星全數斂去。

衆人不知土宮也有好些變化，那盡頭處實是通路，祇要由甄、石師徒三人用地行法穿將過去，即可直達所去之地。當時疏忽，不曾細想，誤以爲黃塵迷路，走錯了地方。回頭一看，果然左右兩側均現出不少通路。事出意外，先看總圖又未記全，急切間想不出如何走法。沒奈何，祇得選中一條較小的甬道，往前走去。行約里許，看見前面似有一座金亭。初次見到亭舍，以爲那是金宮中心要地，祇一入內，便可看出日月五星七宮方位，走到一看，果是一座大約二十多丈的金亭。可是那亭中高起，每面各有一條極長甬道通連，內有兩條最大。衆人站在亭內，正在分頭查看，不知往哪面走好。忽聽干神蛛驚呼速退，回頭一看，東首甬道不見。一個極大日輪發出萬道金光，由遠而近電駛飛來，老遠便覺奇熱無比，灼人如焚，任何火力也無此強烈。以爲誤走日宮，不禁大驚，紛往來路退回。衆人退得快，那日輪來得更快。衆人剛剛退出，還未立定，祇聽轟轟隆隆，一片霹靂之聲，那日輪直似一個極大的火球，已由原甬道外穿亭而過。那亭立時不見，路也隔斷，變成一片金壁。總算飛遁神速，沒有撞上。衆人雖是法力高強，還有至寶防身，

也幾乎面熱心跳，烤得透不過氣來。心神乍定，方想另外覓路，四下一看，地形又變，歧徑更多，無所適從。還未看清方向，對面又有一片黑影冷氣緩緩飛來。先前日輪嘗過厲害，恐是二童所說月影，恐生變化，不願與抗，忙即退入別路。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石完大聲喜喚：「師父、師伯快來！我能開路了。」

衆人恐他走單遇險，連忙趕去一看，原來迷宮奇境隨時變化。當衆人匆匆飛避之時，石完早就疑心那盡頭牆壁是個玉石之質，打算仗着家傳仙法，撞它一下試試。同時見那黑影冷氣來勢較緩，初生之犢，不知利害輕重，退得遲了一步。剛要飛去，恰巧甬道又生變化，左手一條極長的甬道，倏地涌起一片黃塵，緊跟着又變成一片牆壁，擋住前面，和第一次所見一樣。心中一動，不再隨衆退下，徑往左側剛變出來的牆上行法撞去，果然石質堅硬非常。本來這一衝，土宮妙用已被引發，石完如若回身，又生變化，仍是無用。總算福至心靈，一經試出真相，不特未退，反用家傳法力將那牆壁裂口制住。經此一來，妙用全失，急切間不能生出變化，致被衆人安然尋去，見狀大喜。同時聞得風、雷、水、火夾着各種極猛烈的異聲，萬籟齊鳴，上下四外一起震動。全甬道也不住搖撼，彷彿海嘯山崩，就要爆發情景。金、石、干、甄諸人不是得有師傳，便是見聞廣博，知道宮中妙用埋伏，已被石完觸動，此是應有現象，不足爲慮。前面石壁必是入口，前行固然不免險阻，且喜無心中得到出路，由此可以悟徹玄機。反正不用法寶不行，且由石完先行開路，到了前面見機行事。